

龙水初 著

天涯 逃亡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I-247.41

4

天涯逃亡人

龙水初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涯逃亡人/龙水初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2

ISBN 7-221-05006-6

I. 天...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142 号

天涯逃亡人

著 作 人: 龙水初

责任编辑: 龙国义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施德端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464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5006-6/I·1140

定 价: 30.00 元

布衣者歌：

浪滔滔，滚滚东逝乐与愁，渔人摇橹唱春秋。
唱春秋，笑唱人间是非事，到头转成土一丘。
土一丘，盗淫枉法世切齿，钟声阵阵警神州。
警神州，浪花淘尽冤魂骨，金石声声诉不完。
诉不完，侠肝义胆震人寰，化作狂飚扫尘埃。
扫尘埃，净空万里好撒网，煎鱼下酒乐悠悠。

目 录

第 一 章	(楔子)		
	长老慈怜收施主	圣佛坛前闪血光	1
第 二 章	珠江行船逢故旧	荒林伏虎遇神仙	6
第 三 章	太平后裔出才女	射虎相逢俊少年	21
第 四 章	相思想念非花症	情男情女意相连	39
第 五 章	富贵不淫情意重	洞房花烛灾兵临	51
第 六 章	罗纬空守双剑舞	人村遗矢一夜休	67
第 七 章	猪仔漂海渡南洋	郎中班门弄大斧	81
第 八 章	月夜琴声引醉人	椰林春艳惹恋蜂	99
第 九 章	东方医学遭磨难	啼笑姻缘逐世波	117
第 十 章	失明老叟传凶讯	沦落之家拜牟尼	143
第 十一 章	无情宝剑亡阿叔	官衙颠倒判琼英	158
第 十二 章	荒凉古庙会夫梦	野地墓家救妇魂	172
第 十三 章	鲁琼英女扮男装	唐意妹险结姻缘	186
第 十四 章	闹刑场阿苟得救	人龙潭阿甲疑心	203
第 十五 章	琼英凛然闯匪穴	阿甲豪义吐真言	220
第 十六 章	朝中荒梁迎故亲	曼云家遇不明人	239
第 十七 章	荒村遗址昭亡魂	黑夜洋楼打色狼	266
第 十八 章	无心者入烟花巷	有情人肠断羊城	287

第 十 九 章	杨富赌场输天理	三丁铁链锁狼犬	307
第 二 十 章	姘头邻里弄风情	钟野趁机分秋色	323
第二十一章	五婆上门缠媒妁	顺广含冤还金锁	336
第二十二章	湖海漂泊何日止	人世冤仇几时休	359
第二十三章	螃蟹横行天地暗	侠客仗义脱牢狱	371
第二十四章	逃亡路上施仁义	石破天惊麒麟仇	389
第二十五章	神秘旋伴难朝中	麒麟血案乱官衙	408
第二十六章	彭府山庄迎新客	翠竹后园会原妻	422
第二十七章	琼英失夫捧玉镯	彭刚得意拥丽人	434
第二十八章	人世有缘终相聚	冤家路窄也相逢	447
第二十九章	店铺怒惩马三丁	虎穴追踪探凶犯	460
第 三 十 章	狂妄自夸称司令	多行不义祸随身	471
第三十一章	回马枪剑劈马府	巧用兵智救彭刚	488
第三十二章	石医生恩仇不分	参议长血溅麒麟	503
第三十三章	后堂降子子不服	路边采花花凋落	526
第三十四章	琼液池裸婢用计	洋楼顶生父痴情	549
第三十五章	县长巧设鸿门宴	局长归结天子梦	569

第一章 楔子

长老慈怜收施主 圣佛坛前闪血光

话说广西郁江之畔，山峦叠障，奇峰耸立，山青岩灵，雾如轻纱，云如绢白。丛山中，古树参天，葱笼碧绿，叠翠斑斓……就在这片苍山之中，出现了一片灵气——只见一座座圣殿宝阁，碧沉沉琉璃造就；一道道圣门，明晃晃金粉妆成；一个个雕甍顶上，高高立着明闪闪，亮灼灼的葫芦金顶，在个个金顶两旁，是对对奔腾蠕动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戏珠飞龙……一眼看去，林间处处，宝阁殿楼，惊檐翘角，风铃叮当，雕梁画柱，玲珑剔透，金碧辉煌，十分宏伟。古人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去处正是驰名中外，饮誉天下的名胜古刹“南山寺”。这南山寺隐蔽在碧绿丛中，每当朝阳之下，熠熠生辉，若隐若现，神秘不测。待到日上中天，山寺内外，处处缕缕氤氲，有如一股仙气，依依庙顶，萦绕树梢。山寺中有一岩石，更乃灵气盈盈，竟生出一穴，有如碗口大小，此正是闻名遐迩天下奇观——出米穴。然而，穴中出米，从何而来？据乡间传闻，乃圣佛神力，集郁江沉船之米，尔后暗遁江底，源源疏流此穴。此穴每天淌米稀稀，不啻吸来无数好奇香客，还施舍灾民。如此一来，这座南山古刹，便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前来朝拜者，日趋日盛。尤其抗战胜利后半年来，每天鼓声阵阵，钟声悠悠，香客如云，旌幡蔽日，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抬着供品，滚滚趋至。人们怀着一颗虔诚之心，拈香还愿，顶礼膜拜。山门外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到处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升平世界的景象。

话说这天，在通往这座南山古刹石头铺砌的古道上，有位年逾六旬，大腹便便，臃容富态的老人，正望着古刹翘翘起，蹒跚独行。老人华衣破裂，脸有血痕，形容憔悴，眼神惊惶，跋涉艰难。他好不容易来到山门前面，又见人多事多，担心被人认出，只得又绕道而行，来到了古刹后门。他刚刚踏进门槛，就再也支持不住，噗的一声倒地，昏倒地上。

山寺长老一见，大惊失色，这位不正是桂南的阔佬马施主吗？他家财万贯，田连阡陌，乃地方上一名煊赫人物。他昔日来寺，呼奴唤女，家丁护行，坐于四人抬大轿，前呼后拥，何等光荣。如今抗战胜利，正值普天同庆之际，他何以变得如此凄惨，形秽？是遭贼人浩劫还是天降人祸？事觉蹊跷，遂命寺内僧人，把他搀进禅房，躺在禅床上，又用冷香帕为其冷敷额心，尔后又为其使功，进行点穴疗法，马施主方慢慢睁开了双眼。

他见到长老，不由失声哭道：“长老啊！马某今日孤单独影，投奔圣地，乃圣佛庇佑，方保住了我这条老命。如今尘丝已断，万事皆空，老朽欲求白云深处，万绿丛中，清灯长夜，拜佛念经，了此残生。”

长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望着他迟疑不语，心里道：这马施主突然想要遁迹空门，削发为僧，到底为的何事？想罢，合掌当胸，鞠躬施礼：“阿弥陀佛！马施主万贯家财，田连阡陌；府中又有妻妾喃呢，膝下又有众多儿女萦绕，含饴弄孙，何等自在；在地方上，马府原帅门之户，人缘通达，仕途亨通，十分光荣，何故看破红尘，遁迹空门，皈依牟尼，韬晦深山老寺，过这清苦的生活呢？”

“唉！长老，不瞒你说，老朽已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其中情由一言难尽。幸得圣佛庇佑，老朽方得以逃脱厄难，投奔圣寺。尚望菩萨慈悲，收留我这一残躯，不胜感恩戴德。等待来日，云开日出，老朽定为菩萨重塑金身。”马施主说得情真意切，涕泪横流。

长老听了又是一惊，不知他马府往日与何人结下如此深仇大

恨，以致猝然之间，竟落得如此尴尬，败得如此之惨！罪过，罪过。长老正想收下这马施主，不想其余僧人却说他落脚山寺，惟恐招来一场血腥厮杀，有违佛规。可是长老见他原乃山寺一大施主，积有功德在前；何况山寺与他马府又乃世属情谊，在其危难之秋，如何撕得下面皮？因此力排众议，说：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马施主今日蒙难在身，我佛慈悲，就佛门圣地，深居简出，权宿几宵。等待来日，上天见怜，发政施仁，马施主自然消灾灭难，重返故里。”话罢，便把马施主暂时安顿于寺内的空房里。

这阔佬马施主隐匿于南山古刹没有多久，这天早上，他正叩拜在佛案之前，轻轻摇动着签筒，祈求神灵指点迷津，企图逢凶化吉之际，不料几个非同凡响的香客，一大早也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们不声不响，来到了马施主的身后。

其中一个女香客，年富力强，头筑云髻，脸如玉盘，眉目含英，神情慧秀；穿一身黑色衣裤，腰缠一条黑色丝绸带子，肩挎双剑。女香客跪于马施主旁边的一只蒲垫子上，徐徐叩拜。尔后侧过脸，用灼灼的眼神，向旁边这位马施主闪射出一股令人生畏的眼光。马施主侧脸一看，见她两眼含着凶光，不觉顿时失色：这女香客好生脸熟，似在何处见过。他沉吟片刻，省然大悟：这女人难道正是自己二十五年前，曾经梦寐以求的鲁琼英？今天她竟追进到佛门圣地来了……

“马先生，认得我吧？”名叫鲁琼英的女香客，叩罢佛像，望着他冷冷一笑，问：“想求支什么签呀？”

“女菩萨，你认错人了，老朽不姓马。”

马施主冷静了一下，竟否认了自己的姓氏，依旧埋着脸，闭着眼，继续摇动着签筒。忽然，听见叮的一声响，一支棕黄色的竹签，滑出了签筒，掉落在地上。他这才微启双目，瞄了一眼地上的竹签。于是放回签筒，伸出颤抖的两手，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拾了

起来。只见那竹签上写着：

“善有善报，善从长；恶有恶报，恶招终。”

他不寒而栗，摇着头长声浩叹：“唉！……”

“马先生，菩萨保佑不了你啦。”站在女香客身边的一位男香客，小声地对他说，“马先生，错不了，你怎么连祖宗都不要了呢？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免得在此动起手来，惊煞了牟尼老爷！”

马施主抬头一看，这男香客长衫礼帽，眉清目秀，四十五六年纪。他的眼神，流露着几分惊惶，几分悲哀，几分恼怒。不禁脸色陡变！这男香客，他如何不认得？正是令他萦怀系念，梦绕魂牵的石朝中！石朝中在不久前，还曾是他手下的俘虏。

“阿中，我待你不薄，为了你，我的心都被绞碎了，可你为何要离我而去？如今我已被害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你们何必迫人太甚？连一个老人也不放过？良心何忍？圣人之三纲五常到哪儿去了？”马施主瘫坐在蒲垫上，嘶哑着声音，哀声地说着。

“良心？你也配说良心两字？你说这两字时心里不觉得耻辱？心跳？”名叫石朝中的香客，脸露冷笑地说着。

正当此时，从山门外忽地涌进来一群人，为首者年近六旬，但在其身后，却紧紧跟随着一伙年轻后生仔。这些后生仔，个个身怀着武器。

原来此人正是马施主的表弟杜从刚。当杜从刚带着这伙年轻后生仔，威风凛凛，挤开人众，踏进殿堂大门时，却被马施主一眼看见，他双眼不觉一愣：表弟正身陷囹圄，他何以突然到此？如此之巧，难道是佛祖显灵，晓我有难，庇佑而来？再细眼相看，又见表弟身边那几个年轻的后生仔，都是自己往日的心腹民团，而且也全都身怀武器。正陷入绝境的马施主，立即死灰复燃，勇气大振，陡地起身，指着鲁琼英和石朝中，大声嚷道：

“尔等共匪，乃当朝钦犯，为何不到官府投案伏法，却跑进佛堂圣地滋事生非，这是何道理？”

原来他表弟杜从刚因汉奸之罪和其它一些原因而被县官府逮捕。后因马府管家罗星，前往探监时，从中斡旋，于县城得其亲戚朋友大量资助，从中利用巨额贿赂官府，故得官府网开一面。杜从刚逃出监狱之后，立即收集其心腹民团，便直奔南山寺而来。正巧琼英得知消息，也立即赶了来。此时马施主大声叫嚷，分明想给踏进山门的表弟通风报信，企图逢凶化吉。岂晓他弄巧成拙，他这高声叫嚷，无疑也提醒了久经沙场磨练的鲁琼英。她慧眼心灵，马施主话音未落，她便突然反手一枪，叭的一声，刚刚踏进殿门的杜从刚，猝不及防，应声倒地。尔后她回手把枪，便对准了这个马施主……

旁边的石朝中一惊，忙把琼英手里的枪一手叉开：“阿英，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他一条命吧！”

可是晚了，鲁琼英的枪声响了，只见马施主饮弹倒地，血水立即喷涌而出，溅满了佛坛前的地上，也染红了贴在马施主胸前的一只“麒麟珍锁”。

马府那几个心腹民团，见杜从刚应声倒地，一时都懵了。但为首者很快便发觉了石朝中和鲁琼英，于是把手一挥，猛喝一声，带着众人便扑了上来……

一时间，佛堂里枪声乱响，男女香客，大惊失色，你推我搡，纷纷奔出山门，夺路而逃……

正是：混迹佛门遮怙恶，释迦坛前腥血溅；

罪恶之源天子梦，弥勒笑看人世间。

第二章

珠江行船逢故旧 荒林伏虎遇神仙

“呜——！呜——！”

这是沦陷前深秋的一日，一艘千疮百孔的火船，满载难民，凄然地嚎叫几声后，码头上与火船上，犹如出殡送葬，突然间发出一片生离死别般的痛哭声！在这片挥手告别的嚎哭声中，拌和着码头上歌女千啼万啭的旋律，火船徐徐地驶离了码头，朝着珠江的上游游去。

时节虽已深秋，但在华夏南陲之地，依旧烈日当空，热气迫人。拥挤在船舷边的难民不时地用手帕扑煽着，又不时地揩拭着脸上混杂的汗水，泪水，一双双失神的眼睛不是依依望着码头上前来送别的亲人，就是望着刚被日机轰炸后冲起的久久不散的烟尘。然而，码头上歌女的歌声，依旧千啼万啭，低语回肠。这情景，不禁使人想起杜牧的诗句：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随着脚底下漂动的火船，难民们与码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们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怀着依恋，怀着痛苦，怀着悲伤和忧愤，渐渐回到了船舱里。

可是此时，赵伟依然扶着栏杆站着，眺望着天边被日机轰炸后冲起的那久久不散的浓烟。他三十有余，身材魁梧，身穿唐装粗布衣服，撩开的衣衫袒露出了结实的胸肌；在他英武的眉睫下两眼炯炯发光，凝视着远远天际间的烟尘。一时间，仇恨、耻辱、忧虑交织

着他的心，他的心有如大海中的波涛，汹涌澎湃，翻腾起来。突然他恼怒地扬起了一双捏得紧紧的拳头，可是，他喟叹一声，拳头缓缓地又放了下来，右手捂着额头，一下子伏倒在栏杆上……

“阿叔，你病了？我阿爸是医生，叫他给你看看病吧。”

正当赵伟欲哭无泪时，一个清脆的童声打断了他忧郁的思绪，只得缓缓站起身来回头四看，方发觉船舷边已空空如也，惟一丈外站着一个干瘦的约七八岁的男孩。男孩穿一身格子花的短袖衣服。他白白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双宝石似的眼睛，滴溜溜转动着。

“阿叔，看样子你没病。你恨日本鬼子是吗？”孩子瞪着圆核似的两眼望着赵伟，又改变了看法。

赵伟以探询的目光，审视着孩子，默默地点了点头。孩子这非凡的判断能力，既使他惊讶又使他感动。正想询问孩子的出处时，一位年近四十的先生，神色惊慌地跑了出来。当发觉孩子站在这儿时，他的神色立刻便转忧为喜了。

“哎啊！你到处乱跑，把阿妈急死了，还说你没有上船呢！”先生把孩子带走了。

赵伟看着被带走的孩子，有些怅然若失。他怀着忧郁的心情，站了一会，感到百无聊赖，遂掏出船票看了看，便直往五等船舱走去。这五等船舱乃最底层，平时船老板用来贮运海鲜货物。近因日本鬼子，步步进迫，敌机天天狂轰滥炸，难民蜂拥般逃往内地，船主才启用作客运。然而蜂拥般的难民，弄得这五等船舱也拥挤不堪。舱里的空气异常污浊，窒息，闷热，潮湿。舱里没有一点风，人们大汗淋漓，使整个船舱都弥漫着浓郁的汗臭，并掺杂着船舱里潜留下的腥臭，霉烂的恶味，令人感到恶心，难受。然而难民们依得忍受着，互相拥挤在甲板上坐着，躺着，抑或蜷缩着身躯。难民们，有的目光呆滞，神情沮丧；有的低垂着脸，偷偷向隅哭泣……整个船舱沉浸在一种极度恐怖，痛苦，悲哀，忧愤之中。

赵伟一脚踏进船舱，便发现刚才那位先生和被他带走的孩子

也在这个五等的船舱里。他迟疑片刻，便走过去，挨在孩子的身边坐下来。过了片刻，他便把深邃的目光，斜过去，认真审视着眼前这位先生。

先生剑眉高挑，脸孔方圆白皙，眼角边有几条浅浅的皱纹。他的双手捧着一张羊城的报纸，眼神隐藏着忧伤，不时停下来仰天长叹；目光有时却又喷射出愤怒的火焰，就连唇边两撇苍劲的胡须，似乎也在发泄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哀愤。先生上穿一件白色的衬衫，脖子上打着一一条咖啡色的领带，下身穿一条咖啡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也是咖啡色的皮鞋。先生的穿着，与这五等船舱的色调，有些格格不入，好似鸡群立鹤，异常显目。紧挨先生身边便是这位干瘦的孩子，孩子依偎在先生的膀子上。他宝石似的两眼，时而闭上时而睁开。每当他的目光与赵伟的目光相撞时，他很快又闭起双眼，好似已悠悠入梦。挨先生右侧，是位与先生年纪相仿的女人。她穿件淡蓝色短袖旗袍，头绾云髻，脸色虽有几分憔悴，但还不失她青春时期的俏丽，娇美；她两道弯弯的眉毛，柳叶一般，纤丽清秀；乌黑的眸子，如同两池盈盈的秋水，波光荡漾。只是她的眼光却流露出一种似悲似愁的幽波，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她怀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手里不停地摇动着一把圆形的棕榈扇。她的棕榈扇，时而扑煽几下怀中的孩子，时而又越过先生，扑煽两下这干瘦的男孩。真是孵雏之爱，舐犊之情。紧挨女人的右侧是个正在绣花的小妹仔。小妹仔约有 11 岁了，穿一身白底黑格花布衣衫，头上秀发披肩；消瘦的脸腮，深深地镶嵌着两只十分迷人的酒窝；一双明亮的眼睛如同两颗晶莹明澈的宝石，闪闪发光。

这无疑是逃难的一家人。但他们穿着不俗，很不应该是这五等船舱里的乘客，难道是因买不到船票，才举家委屈在这个倒霉的地方？

赵伟思索着判断着。忽然，他隐隐约约，发觉眼前这位先生似曾相识，像在哪儿见过。他努力回忆着，在记忆中寻找着。

“噢！……是他？……是他。”赵伟在纷繁的往事中，终于一件难忘的往事逐渐在他的脑海里清晰了起来，但已经是童年时代那遥远的往事了——

那是在军伐割据称霸的年代，十多岁的赵伟为逃壮丁，他孤身遁逃贵县，后跟随一个叫黄善能的铁匠师傅学打铁。铁匠师傅乃越南归侨，他无处为家，是个萍踪浪迹的铁匠。他才婚未久，妻氏三十有余，已身怀六甲。黄师傅还有一个大徒弟，叫彭刚。彭刚的家庭十分豪富，父母亲于南洋经商，他便与祖父在家，以解祖父膝下孤独之苦，以继承彭家衣钵，确保根基。岂晓，他于梧州中西学堂毕业后，见军伐割据，国弱民贫，生灵涂炭，为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仍想继续读书。可祖父忧他在外涉足是非，便借故要他守家立业，安土重迁，企图以此拴住他的心。他一气之下，便跑到贵县，投靠黄师傅做了一个萍踪浪迹的铁匠。

却道这天春光明媚，黄师傅带领两徒和妻子来到了麒麟村，忽然妻子的肚子疼痛了起来，她腹中的生命，挣扎着要降临到这个人世间来。这可忙坏了师徒三人。他们忙用竹椅抬着师母匆匆向村中投去。正巧此时，麒麟村东头隐没在一簇簇通天大竹的人家户，门楼打开，从里头走出一个老阿伯来。

“老人家，尊姓大名？”黄师傅慌忙上前，鞠躬施礼，“在下姓黄名善能，打铁谋生。因妻子临盆，欲劳贵宅，借块宝地生下小孩子，我等定当谢恩谢德，终生难忘。”

“姓石，名万国。”老阿伯道罢姓名，便向黄师母瞄去一眼，立即嘻嘻笑道，“好啊，好啊！乃喜事临门，不用客气，请快把师母抬进屋去。”话罢，回头叫声妻子，便把黄师母迎进家去。

黄师傅一行刚刚进得石家堂厅坐下，便从门外走进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先生。他身穿长衫，脚踏草鞋，手提藤箱；神情飘逸，文雅俊秀，气宇轩昂，皮肤白皙，是个堂堂仪表的好后生。

“他是我儿子石朝中，如今正跟随李村李顺广他的契父学医。”

石万国见他的儿子回来，忙给客人介绍着，然后又回身对儿子说，“阿中，快给师傅们行礼啊！”

彭刚听说，慌忙抢前施礼：“石先生，实在有劳贵宅，万望包涵。”

“不妨，不妨，五湖四海皆兄弟，三山五岳尽亲人。”石朝中慌忙放过藤箱，依礼相还，“只是惭愧得很，家中不成样子，让诸位师傅委屈了。”

尔后，又一一相见。黄师傅见石朝中气宇不凡，便赞不绝口地说：

“老人家，你有如此出脱的好后生，你老宏福匪浅啊！想是麒麟村的风水好。”

“风水好？哈哈！师傅过奖，师傅过奖了。”石万国捋着银须，颇为得意地说，“你道风水好，前不久有位风水地理先生，却道麒麟村是块恶地；前不久，马府人也说，恶就恶在麒麟身上。什么恶地，我从不相信这些鬼话。”

“你说的马府就是马文泰少爷的家？”黄师傅欠身问。

石万国连连点着头：“正是，正是。黄师傅认得马先生？”

“见过一面。”一提到马府，黄师傅不禁又愤愤于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马文泰少爷前往梧州中西学堂读书，途中趁人之危，于贵县码头，把金家金兰妹仔买来作婢。岂晓到了梧州，马少爷却无心诗书，整天与金家妹仔日夜厮混，以致金兰身怀六甲。金兰身内既怀了马府的血肉之躯，理应便是马府的人了，不想，却遭到其父马斐的极力反对，致使眷属难成。金兰那妹仔被马家遗弃，回到娘家生下小孩子后，自愧见人，便含恨投江死了。而金兰所生的小孩子，至今生死不明。事前，马文泰少爷曾馈赠一只麒麟珍锁给金兰。你们不知吧，据说那只麒麟珍锁价值连城，所以马父得知后，气得暴跳如雷，大动干火，慌忙派人前去索取，可哪儿还见到影儿？”

“啊！……竟有如此之事？马府就近在咫尺，我们如何从未听说有此事？”石万国听得说，不禁脸色陡变。

见石万国惊得目瞪口呆，黄师傅不由顿脚失悔：“哎呀！我无事饶舌，揭人之短，不应该，不应该。”

.....

如今想起这些往事，赵伟感慨万千，二十年一瞬间，当年石万国一家送出十里之外，依依不舍。刚才这干瘦的孩子说他阿爸是医生，难道眼前这位先生就是石朝中？当年他被抓壮丁，原来他却来到了羊城。麒麟村于六七年前惨遭罹难，他未必不知？不过，他被抓壮丁，离家外出，倒是个大吉大利了，否则，他也将蒙难于九泉之下。如今看他这家人的穿着，生活倒也混得不错，虽不属上流富贵人家，但也算得上是个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人家户。只是他一家为何也要挤进在这个肮脏的五等船舱里？还有，眼前这个女人和这三个小孩子是否是他的妻子儿女？如果是，他家中原配鲁琼英，岂不白白痴守他半辈子空房？可见人世间的痴情淑女，便有薄情之郎。而今鲁琼英正为麒麟村的惨案含冤负屈，沦落天涯，还在白白痴等着他这个薄情之郎呢……想罢这些，赵伟的心不胜感到惆怅，惘然！对眼前这先生轻轻摇了摇头。

几天来，由于日机狂轰滥炸，难民们的心情一直十分紧张，惧骇，悲哀——家里人罹难时的悲痛；失去家庭时的凄凉，孤独和悲愤；与亲人离散的焦急，忧虑，痛苦……如今一个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沉沉入梦去了。忽然，船舱里传出来女人偷偷的哭泣声，接着便听到：

“阿妈，你不要伤心了，阿妈，你不要伤心了。”

原来，这是摇扇子的女人在哭泣，她用手帕不停地揩拭着眼泪。急得旁边那位小妹仔慌忙放过绣花的绷架，轻轻摇动着母亲的膀子：

“阿妈，不要伤心了，很快就要回到阿爸的家啦！”

先生睁开双眼，侧过面来瞄了妻子一眼，摇头叹道：“唉！你又伤心了，何苦呢！看，你还不如孩子们，她们都知道很快就要回到